

生活随笔

吃饭

文/李小米

两个人在烟火漫漫的日子里吃着共同的饭菜，食物对人的灌溉，或许能够融合改变彼此的面相。爸爸75岁那年生日和妈妈去老街照相馆里照了合影。照片上，妈妈眼帘下垂，爸爸也是；爸爸眉毛紧锁，妈妈也是。爸爸和妈妈，连鼻翼两旁的法令纹脉络也是相像的。我很少看到爸爸笑，他们一辈子都有着无法解脱的忧郁心事。

爸爸50岁，妈妈42岁那年，我失去了19岁的哥哥。

有一年春节，妈妈照常做了丰盛的家常菜，城市灯火里飘着万家团圆的饭菜香。等到一家人吃团圆饭时，妈妈突然挥舞着锅铲说，快，喊你哥哥回家吃饭。一家人顿时就傻了。那顿年饭，妈妈一直凝视着一家人吃饭，目光沉沉，我们知道，妈妈心里在念想什么。那年城市还没禁放鞭炮与烟花，我和爸爸在阳台上燃放了烟花，哧哧哧上蹿的烟火升腾到天空，城市在这呛鼻烟火味里迎来了新年。大年第一天，也是我哥哥的生日。

每年清明，妈妈也是在家里摆上饭菜碗筷，双手作揖，嘴里喃喃，妈妈呼唤的，是逝去祖宗亲人们的名字。每逢那样的日子，妈妈眼神发亮，鼻翼翕动，她在空气里嗅着似乎与平常不同的气味。

那年秋天，爸爸毫无征兆地突发疾病离开人世。秋凉时分，妈妈过早地穿上了冬天的袄子。妈妈说，总觉得老屋子里冷。

爸爸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了58年。58年里，爸爸吃妈妈做的饭，应该有上万顿。没了爸爸以后的日子，妈妈很少上桌子吃饭了，她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，缓缓吞咽着饭菜。这和妈妈当年在乡下时的习惯是一样的，她为全家人做了饭菜，自己就一个人坐在柴火灶前小板凳上，随随便便扒拉几下就算是一顿饭了。妈妈也由此落下了胃病。

文友马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是《母亲，请上座》，说的是他母亲70岁生日那天，在各地成家立业的孩子们赶回老家为妈妈庆生。等到孩子们为一辈子陀螺一样忙碌着家务农活的母亲做好一顿饭后，妈妈依旧笑眯眯地蜷缩在角落里，端着一个裂纹的老碗准备随便应付一顿饭。孩子们恭恭敬敬搀扶着母亲坐到桌上，孩子们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是您生日，请上座！”孩子们为母亲点燃了生日蜡烛，让一时慌乱中手足无措的母亲吹灭了生日蜡烛，还许下了心愿。后来孩子们问母亲许了啥心愿，母亲说：“我许的心愿，就是想你们常常回家来吃饭。”

我读到马哥这篇文章，很是感动，但还没有深深地痛楚，因为那时爸妈身体健康，一家人还常常在灯火可亲的家里吃饭。

妈妈做的饭菜，爸爸爱吃。爸爸当年还在县城机关工作时，周末回家还要做农活。我记得那是一个春上，布谷鸟在林子里叫得正欢，妈妈把饭菜端到爸爸耕作的农田里，爸爸吃着妈妈做的可口饭菜，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今后你长大成人了，要自己挣上一口饭吃。”小时候的我内向木讷，爸爸总是担心我沒能力稳稳当当端上一个属于自己的饭碗。

我18岁那年，来到一个小镇单位工作，有了一个自己的饭碗。村子里的人，有羡慕，有祝贺，也有嫉妒。

结婚成家以后，我和爸妈分开居住，更多的日子，是烟熏火燎中爸爸和妈妈在一起默默吃着家常饭菜，过着人间平常日子。

有一次提前告知妈妈我第二天要回去吃饭。妈妈头天晚上在老炉子里咕咕嘟嘟炖肉，夜里门响，妈妈迷迷糊糊起床开门，以为是我深夜喝醉后回家来了，结果是一只流浪猫用爪子在扑腾着房门。后来那只流浪猫被我妈收养了，喵喵喵的声音打破了小屋里的沉默时光。

今年初春，爸爸墓前的一株桃树早早地开花了。我和妈妈来到爸爸墓前，妈妈把家里端来的饭菜放在爸爸墓前，抚摸着冰凉的墓碑，嘟囔了一声，老头儿，吃饭了。墓碑上的爸爸，慈祥微笑中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忧愁。

瘦小的妈妈坐在墓碑前，目光痴痴，等着爸爸“吃饭”。

那一刻，我就在心里对天上的爸爸说，爸爸，您走了，我会多陪陪妈妈吃饭。那锅里碗里食物腾起的热气，那在一个桌子上听着一同咀嚼食物的声音，就是真实的人间烟火，长情的陪伴时光。



人生絮语

故乡月最明

文/徐茂华

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算不上城市，但是周边的大人们都不种地，所以也不能算农村，这是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。这里有卫生院，有学校，包括托儿所和学前班，还有供应站、粮站等等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称谓——铁路子弟。

总感觉打小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没有特别的故乡的概念。内心深处总是趋向一种认知——乡村才是故乡，县城也可以勉强算作故乡。小学时，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是我认知中的故乡；大一些，发现望天湖和秧田是闻一多的故乡，火车站和父亲的背影是朱自清的故乡，一张窄窄的船票和一湾浅浅的海峡是余光中的故乡；现在知道，趵突泉和大明湖的济南是老舍先生的故乡，成都市正通顺街98号五进三重堂的宅院——李家公馆是巴金先生的故乡。这“故乡”又衍生出第二故乡的概念来。总之，在我心里故乡的范围更广大了。海归游子把祖国视为故乡，奔赴而来。钱学森先生、邓稼先先生、李四光先生等一个又一个，一批又一批科学家冲破艰难险阻回归祖国，成就伟业，奠定祖国富强的根基。此时，故乡已经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，而是刻进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骨血里的信仰！

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”中秋赏月，东坡把酒问青天；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重阳赏菊，王维花下思亲人。故乡总是与亲情紧密相连，而亲情总是与重要节日紧密相连。2025年乙巳蛇年的中秋，独自在外乡过节，心下便油然生起“思故乡”的情绪。我的祖父1958年便带着父亲和两个姑姑支援包头铁路建设，定居在了包头市东河区，后来，父亲母亲因工作原因又搬迁到了昆都仑区，总之一直生活在城里。祖父退休后，毅然决然地要回祖宅去。祖宅在河北省新城县恩赐村。暑假，父母带我和弟弟探望祖父，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站在我的籍贯所在地。一处很宽绰的院子，住着四代人。正房有一个很宽很大的土炕，能睡十几个人，东西两边是厢房，有厨房，有凉房。院子里有牛圈、驴圈和猪圈，我奇怪的是没有鸡窝，十几或许是几十只鸡白天散在院子里，晚上都飞到一棵很高的枣树上。两头老牛，样子憨憨的，感觉比较容易亲近，我们几个孙辈的孩子跑到院外树林里拔了许多长的野草喂牛。晚上非要陪家里的“长辈”去瓜棚看瓜，其实是为了偷吃西瓜解馋。后来才知道都是一辈人，老家的兄长有的比我大十几岁，他们一直守在老家，几辈人了。因为这里是农村，这里有我的血亲，这里曾经有过不一样的，虽然短暂但很快乐的童年，便在我心里浮现出来故乡的影子。

无论是国还是家，心有所属就是故乡。这故乡中有故国、故园，有故土难离、故人难忘，有人情世故，有光宗耀祖，更有一辈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风骨！

夜里仰望星空，不禁感慨：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的《西游记》里的天宫已经建成，“广寒宫”里的月壤正在中国的实验室里被分析研究，蔚蓝星球之外的太空，宇航员看着圆圆的月亮，心里肯定会有想：最是故乡上空的那一轮分外明！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